大易擇言

四

者也若履則可以為常矣何則健而巽畏天者也說而應乎乾樂天者也畏天者以有所阻也此小畜與履對待之故也由王輔嗣以來動引大畜以為比例故云小畜所畜者小大畜所畜者大不知卦之一正一反而生實義如天造地設六十四卦皆然使小畜必待與大畜比例而後見文王何不直取以相對而使之遙應乎且大畜之畜訓為止聚小畜之畜訓為容受其義自別也至此卦序在

第九乾坤者天地之象也屯蒙以後皆洪荒之世聖人經綸開闢之事也師言田有禽比言失前禽則頑梗未能盡化德教未能盡洽可知時至小畜大端无所用力優柔饜飫而已至履而人道遂立故繼之以泰焉觀卦之對待與其次序則小畜之義愈明而誠非大畜之所謂畜也又嘗求小畜之義與需卦畧相彷彿皆有待其自然之意其不同者則需以險在前而當待小畜以陰未化而當待

險在前而當待者居易俟命之學陰未化而當待者必世後仁之效也然則小畜云者非謂陰能畜陽而謂陽之畜陰又明甚矣先儒謂一陰而畜羣陽難以為訓不可以不辨　彖辭二句當作兩解上句指陰而言下句謂化陰者也觀彖傳自見矣

餘論　紫巖張氏曰臣之誠意雖通于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氣未應曰密雲不雨西郊陰位自我西郊言陽氣未應也此說亦似有理但與彖傳上下應之語不能无礙

存疑

伊川程子曰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正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雲陰陽之氣二

氣交而和則相畜因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正義 龜山楊氏曰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合一卦之才則三陽健而進一陰體巽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

紫陽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平菴項氏曰謂之尚往則非不往謂之未行則非不行亨固在其中矣

石門梁氏曰不言故亨而言乃亨者乃緩辭也陽為陰所畜其致亨甚難也若小失其道則不能亨矣愚案剛天德也巽之柔能順乎剛而四又為多懼之地故凡六四屬巽者无一不美傳曰柔得位者此也非特以六居四之謂也柔知從剛則必為陽之所與雖一時未能即化乎剛而陽亦容之小畜之名緣是以起當此之時使陽遂自怠于邁往又何以率未化之陰乎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尚往者必期于雨也施未行者勢使然也

通論 安定胡氏曰小畜卦有二義六四以一陰得位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五陽皆應之是小者能畜矣三陽在下而並進四以一陰獨當其路是小有所畜也此二義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正義 伊川程子曰畜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

懿美其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紫陽朱子曰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紫陽朱子曰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于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反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秋山王氏曰復反也初以陽剛居健體志欲上行而

為四得時得位者所畜故復然初剛而得正雖為
所畜而復如自守以正不為所畜者故曰復自道
言雖為彼所畜而吾實自復于道也
泉峰龔氏曰復自道此復字與无往不復不遠復之
義同謂復于在下之位而不進也初九以陽剛之
才位居最下為陰所畜知幾不進而自復其道焉
何咎之有九二牽復亦謂與初九牽連而內復也
易及諸經无有以復為上進者

石澗俞氏曰復謂反于本位也以初九之剛徃應六四之柔而受其制豈不失其道而有咎今也反而以正道自守故能轉咎而為吉

何氏玄子曰天地間氣化人事皆有陰畜陽之時陽既為陰所畜便不宜過剛躁動初以陽才居陽位潛伏于下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後言吉者以无咎為吉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正義 紫巖張氏曰能反身以歸道其行已必不悖于理是能自畜者也故曰其義吉

九二牽復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三陽志同而九二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何氏玄子曰與初相牽連而復居于下故吉

存異 伊川程子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

之也有道而化之也有本如此故足責也九三過剛不中既疎于自治而又急于責人以從已猶輿之說輻其不能行可知矣彼夫妻反目又豈能正室哉内卦三爻斯為劣矣

辨正 平菴項氏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綦輻車轑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通論 伊川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辨正 愚案六四四為得位之柔體巽而順乎剛者也乃雖能從剛而猶有柔之迹聖人慮之曰有孚欲其誠于從剛也誠于從剛則无復害剛者故曰血去且无復遺剛以憂者故曰惕出而何咎之有乎此爻義本明顯先儒誤解畜字且謂以陰畜陽遂多紛紛

之說

存疑伊川程子曰四于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繫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細微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

以感之也

紫陽朱子曰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處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

平菴項氏曰以陰畜陽以小包大能无憂孚獨恃與五有孚故能離其血惕去而出之以免于咎臣之畜君必信而後濟非與上合志不可為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

紫陽朱子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辨正　愚案有所疑正謂巽極寡斷而失事機使陰復盛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正義　紫陽朱子曰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又曰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

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後處

通論
雲峰胡氏曰程傳訓履為踐為藉以上下論也本義云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于尾字為切諸家多以兑為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為虎本夫子彖傳意也不咥人亨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

處憂患以履為首

虛齋蔡氏曰八卦惟兑為至弱惟乾為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躡于至健者之後自是危機故獨以履名卦而彖傳復取其徳而謂之履虎尾不咥人亨也

餘論

石門梁氏曰履者践履也人之于禮亦践行其天理者故履為禮也兑履乾之後履虎尾之象也虎咥人者也然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践履畀遜何往而不亨乎然和非阿容

也說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兑之傳曰剛中而柔外此其道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于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噬所以能亨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辨正　雲峰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愚案剛柔指乾兌二體胡氏之説甚是程傳解履字雖與本義不同而以剛柔為指二體則一從前荀慈明王輔嗣皆誤以柔為指六三然則以六三為成卦之主者亦誤也○以君臨天下之位為帝位者易中他處絶无其文不應此處突然有之履帝位葢猶言所行合于天道也

天下之正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

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正義伊川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上天一作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

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西溪李氏曰處下體之後而虎在前人之涉世舉足皆危機也惟能素其位而行則各安其當然之分而不蹈危機以此而往何咎之有

草廬吳氏曰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于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歟

通論

山陽王氏曰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

雲峯胡氏曰初未交于物有素象案蔡氏曰素者无
文之謂葢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為本也
愚案中庸之言素位曰不願乎其外謂安其當然之
分而无所緣飾未嘗非質素之意也但言素位則
其理富言質素則義差狹而亦可相通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茍利也獨行其志
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

是不輕自售故為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履道在于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葢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通論 谷氏拙侯曰初之素而曰行願二之坦而曰不亂可見其身之履皆由于志之定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辨正 愚案八卦中兌為至柔而六三又兌之所以為柔者以至柔之爻處多凶之地而當履之不測其危固不可勝言矣然暗而无識弱而无才非窮凶極惡之比舊說泥于陰爻陽位與武人大君之象又誤解傳中志剛之語訓詁多異不敢附會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

而務勝一作剛其履如此是履于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不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紫陽朱子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若概云志剛則妄動恐无此理王氏葢知舊說之誤而稍變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中吉

通論

山陽王氏曰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伊川程子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

德无所處而不善矣

九五夬履貞厲

正義 山陽王氏曰得位處尊以剛決正故曰夬履貞厲也履道惡盈而五處尊是以危案夬有決斷盈滿二義此宜兼之故存王氏說

伊川程子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

健中正之德也于本爻爲厲者以剛行剛志在夬決其理雖正其事則危也凡彖多言卦德凡爻多論爻位

雲峰胡氏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二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紫陽朱子曰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次崖林氏曰在上履之終也言于履之終而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慶是正解元吉

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乾健在内坤順在外為
内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泰否彖皆具三義第一段以重卦上下
為義于陰陽二氣无所抑揚但貴其交而已第二
段以卦體内外為義雖在内在外各得其所要是
重内輕外則已于陰陽有所抑揚矣第三段以六
爻消長為義至此則全是好陽而惡陰以陽長陰

消為福則不止于抑揚而已否彖依此推之大抵
諸卦皆然如小畜之彖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是統
論六爻五陽一陰也健而巽却以兩卦言之剛中
而志行又以九二九五兩爻言之故彖之義无所
不備不可以一說通也
石澗俞氏曰六十四卦乾上乾下之卦八坤上坤下
之卦八凡得乾坤之一體者或言健順或言剛柔
並不言陰陽獨否泰言陰陽葢泰否即乾坤之往

用以贊天地之化育使之絪緼相接于以通君臣

上下之情使之情意交孚蓋无適而不可

王氏伯厚曰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臯伊而

不仁者遠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

化小人為君子也

喬氏還一曰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必欲絶

而去之有是哉善養身者化痰邪為血氣善治國

者化盜賊為良民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正義伊川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

紫陽朱子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又曰財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

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

又曰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作春夏秋冬四時

節齋蔡氏曰氣化流行儱侗相續聖人則爲之截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截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

人隱故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石澗俞氏曰不曰地天交泰而必曰天地交泰者天君象也地臣象也地不可以先天臣不可以加于君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辨正 愚案劉子政曰賢人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自有此言而解經述文者遂皆用為善類汲引之意實則易之本指不如是也

益茅者周道之茂草也去之則通留之則塞泰之
始即否之終拔茅茹以其彚者以其時致否之類
塞道故剪除而務盡之則可轉而為泰征吉言如
是則致泰之君子可由此而前往也否亦曰拔茅
茹以其彚者否之始即泰之終泰之方終致否之
類亦塞道治之之法亦惟剪除而務盡之則不至
于竟成其否貞吉亨言如是則救否之君子不可
舍此而緩圖也二卦循環故其初爻之辭同象傳

于泰曰志在外于否則曰志在君者泰陽為主否
則勉陰以奉陽也
通論 山陽王氏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
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已舉
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
以其類征吉
伊川程子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
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一作將）泰則志

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餘論 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以陽剛得中主治泰者也包荒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

折中曰傳只舉包荒非省文以包下盖包荒是治道之
本然包荒而得合乎中道者以其正大光明明斷无
私是以有馮河之決有不遐遺之照有朋亡之公以
與包荒相濟而中道无不合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
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

故于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于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食也葢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于祿

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紫陽朱子曰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平菴項氏曰无平不陂為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為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道之必至而有孚者也人能知此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

之撫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然後彼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固有之福可以長亨矣

通論

古為徐氏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

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无作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中明否泰不常之道以為戒也

辨正 嵩山晁氏曰宋衷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
番陽董氏曰案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
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
愚案泰卦為天地交爻至于三則天氣之下降者將
復升地氣之上升者將復降是天地不交而將分
之象矣天地際者言其將分也无往不復正于際
義為切董氏從今本近是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通論沈氏守約曰四處上體在近君之位三陽既進樂與賢者共之志同願得是以不富以鄰不戒而孚也

蒙齋李氏曰陰氣上升陽氣下降乃天地之交泰也上以謙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君臣交泰則天下泰矣故下三爻皆以剛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謙虛接乎下四當二卦之交故發此義

石澗俞氏曰翩翩降以相從之貌易以陰虛為不富

同者也爻辭不富與謙六五同皆言其謙虛而不自

滿足爾

愚案六四在陽内陰外之際此時陽主而陰没翩翩

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言陰率其類以從陽中心

悦而誠服也豈有方當泰卦之中而羣陰已至者

乎此 折中所以辨傳義之誤又有取于沈氏以

下諸說也但諸說多以翩翩不富為下交又未免

褒之過甚葢彖傳之上下交而志同其意謂陽本

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
聖人于三尚云艱貞則有福益三為將中知戒則
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
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
紫陽朱子曰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
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
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
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正義　九家易曰乾升坤降各得其正陰得承陽皆陰心之所願也

辨正　郭氏京曰皆反實也反誤作失字

石澗俞氏曰失實與蒙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為實也

折中曰案王弼以陰居上為失實而傳義從之考易中皆以陰陽分虛實不因乎上下也故凡陽爻為實為富陰爻為虛為不富

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于九二剛明之賢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于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

存異紫陽朱子曰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

子之類者皆倣此此朱子以易為占卜之書而執己見之太過故有此論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童溪王氏曰中以行願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圯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

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不由于告命也

紫陽朱子曰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于羞吝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餘論 誠齋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

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

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

厚齋馮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

備嘗内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

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

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

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正義衡水孔氏曰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爲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崔氏憬曰否不通也于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

伊川程子曰夫上下交通剛柔和合君子之道也否

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餘論 童溪王氏曰匪人所謂非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則平時與君子如枘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志則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无也今也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

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故也葢小人之心同乎已者則利之異乎已者則不利也夫惟彼已之勢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

存疑紫陽朱子曰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葢乾往居外坤來居内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泉峰龔氏曰本義卦變之説若有可疑泰否往來只

當以二體言不當以一爻言餘見各卦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為治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

陰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來處于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通論 西溪李氏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與泰反

終畝呉氏曰六十四卦獨乾坤泰否四卦言陰陽乾坤陰陽也惟泰否二卦内外皆得乾坤之全體故亦以陰陽言也

餘論 横渠張子曰蓋言上下不交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天下它國皆无道只一

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天下无道也于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別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

郤氏曰不惟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

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紫陽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通論

平菴項氏曰儉德辟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此君子所以體天地不交之象也世固有假避禍之名以保榮祿者故聖人必兼言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辨正 愚案泰否初爻之辭同泰之初九說者以為君子連類而進則否之初六自必以為小人連類而進矣然二卦之取義于通塞皆于拔茅見之若謂泛指君子小人之進退則于致通去否之本義反不見矣說詳泰卦

通論 紫陽朱子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占則吉而亨益能

如是則變為君子矣

又曰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如此改
變時小人便是作君子

平菴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
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
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

存疑 安定胡氏曰否之初是小人道長君子不可用之時
也時既不可用則必引類而退守以正道不可求

進然後得其吉而獲亨也按此以初六為君子與前說異下同

伊川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

不計其私矣

餘論　安定胡氏曰君子之志未嘗不在致君澤民也雖當此否塞之時引退守正不苟務其進俟時而後動者亦在致君澤民而已

伊川程子曰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于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童溪王氏曰時方否塞故以彚守正于下若反否而為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彚征矣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初六之象曰志在君以言行止雖繫于時而君子之志于君亦无往而不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正義 山陽王氏曰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順包承于上小人路通内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

紫陽朱子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

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
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于
我而自失其守也
又曰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
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
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包承是包得許多
承順底意思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大人于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于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矣

六三包羞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

平菴項氏曰否之六三小人之極盛也无所復戒羞之而已小人在內德不當位名位愈高羞辱愈大故曰包羞位不當也當否之盛時小人以為榮聖人獨指其本心之辱者以示之使知榮辱之實在此而不在彼也

存疑 廣平游氏曰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當否之世而不去忍恥冒處故謂之包羞

白雲郭氏曰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无

道穀恥其六三之謂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慈湖楊氏曰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舍正從邪有愧于中故曰包羞是謂君子中之小人自古此類良多
愚案六三自宜作否極論程子與項氏說雖未能暢

其福也命謂天命

通論

平菴項氏曰泰九三于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于无咎之下言疇離祉者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泰之三知其將變能修人事以勝之使在我者无可咎之事然後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當變能修人事以乗之有可行之時而无可咎之事則不獨為一已之利又足為衆賢之祉也是二者苟有咎焉其

禍可勝言哉

又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廢興豈非天耶世之治亂豈非君耶

雲峰胡氏曰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于內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于外卦始言之

存異

伊川程子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

使動必出于君命威柄一歸于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

愚案君命之說雖本舊解然牽强不可從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通論厚菴李氏曰向之志在君者于是而得行

愚案志行有二義四當否之將更陽剛之志于是得行也然未能盡任救否之事亦曰其存心于此者不可過也

雲峰胡氏曰以陰柔處泰之終故不能保泰而泰復為否以陽剛處否之終故卒能傾否而否復為泰否泰反復天乎人也

蔡氏曰休否則否猶有存者至于傾則否盡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通論 伊川程子曰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

能變屯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大易擇言卷七